

在海德堡遇見秋天 ◎ 鐘淑卿

瀛苑副刊

旅行也許是生活上的重新出發，或者說逃離原有的軌道也沒什麼不可以。只是一旦克服種種困難踏出國界，就註定永遠無可救藥地上癮，時時有著離家出走的念頭。

初抵德國時有些驚心，火車上到處懸掛著警示牌：「未購票上車被查獲者，一律罰款六十馬克」。六十馬克大約將近臺幣壹仟元。說來好笑，德國火車查票員數量極多也倒罷了，可怕的是他們每站查票，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叫人折服。往往一趟車程下來，車票上佈滿五顏六色各種奇怪的戳章。德文系出身的同伴說德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規矩的民族，生活態度向來嚴謹，一板一眼地，看來此言不假。否則幹嘛放著「喝茶、看報紙」的舒服不享，倒是喜歡奔波查票。

德國的靈秀在鄉間景色。

我們依循手上收集資料指示：海德堡向來有最美麗的城市之稱，許多知名作家海明威、雨果等人都曾鍾情於此。海德堡之名乃由於山丘頂有座頹圯古堡名為海德堡故名。資料上亦提及查爾王子與少女凱蒂的

悲戀傳說，可惜並無進一步介紹。不熟悉德國歷史、文字的我，只好對著傾壞的陳跡、古堡的滄桑，無端揣想這對有情人因門戶所限被迫生離的悲情。

淒美的傳說反而更添增了城市的顏色。

季節下的海德堡即使日光充足仍難掩微微寒意。葉落如雪漫隨著旅人腳步，踩踏出城市的聲音。

走在街區鬧市裡，觀光客一派的悠閒，即使人群雜沓仍然不生急迫之感。旁伸的幽巷窄弄或微曲或蜿蜒，石塊鋪砌的路面遠遠傳來跫音，如果我是被馴服的狐狸，應該可以聽聞出小王子的腳步。

每一落巷弄都是一扇城堡的窗。或見山丘上黃葉飄飛，或聞河流裡天鵝拍翅嬉水。我想或許灰姑娘的家就在某一窄巷的盡頭。

內喀爾河在海德堡孌娜而過。

河流是城市的脈動，即使不運載船隻魚貨，也傳送著生命之水滋養城市的生存，為城市妝扮風貌姿態，憑添靈秀。

佇立河岸神往著對岸依山臨水的人家。靛瓦白屋順著山形依次而築，戶戶垂花飾柳綠茵如？，背後山林或黃或紫，秋風偶過，

吹葉若雪。

原來我是劉姥姥誤入大觀園，一時間竟分不出是畫耶，是真耶！

悠揚鐘聲穿街過巷而來，落入水面成為細緻的波紋，隨著水流的舞步，傳送到遠處去了。歲月也在這輕輕地淘洗中，悄悄流逝。或許仍有剩下些什麼任由記憶撿拾，或者，只有清風知曉。

即使癡戀也得不捨告別。

抵達海德堡車站卻在急切間上錯火車，流落不知名小鎮。驚奇之旅！

小鎮上的風光自是有別於海德堡，但花團錦簇千紅萬紫，居中小小的住宅卻又幾分神似。蘋果樹上青的、紅的引人垂涎。也許德國人是呆板些，但他們的住宅卻總叫我這個飄洋過海而來的外國人欽羨不已。

突然間，有些心疼起那個叫「臺灣」的故鄉，和那早忘記歌唱的黑水河。

上車前翻尋車票蹤跡，一片紅葉翩然飄墜。

是我在海德堡撿拾的，一個秋天的記憶。